

张中行 序言两篇

张守义 编、收藏

选历代老油灯三百盏

编古今写灯诗文二百篇

团结出版社

老油灯





燈花何太喜
照綠正相親

乙亥秋張中行

守義先生張中行



張中行先生題詞

聚鐙寫照為
書傳神

燈古作鐙

守義先生歲燈辰
庚辰元日史樹青題



史樹青先生題詞

序

张中行

我同张守义先生结识不算早，已经是九十年代初。可是印象超过一般的深，所以只是一两面之后就写了他(题为《张守义》，收入《负暄三话》，199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交往不少，还有一次集中的，是应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之约，于今年(1999)4月上、中旬，同往呼和浩特参加个会，住了一周。(见图二)他为人朴实、忠厚，热情待人，处处照顾我。这还可以算作小节，因为常人中也找到这样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大节是两宗，我都是望道而未之见。一宗，我写他的那篇文章里说过，是能够长时间生活在充满幻想的艺术世界里。例证是为但丁《神曲》画插图，画前画后，两次到长白山天池去求“神通”，就真通了，既望见地狱，又望见但丁在天堂之门向他招手，他跪倒，向空中礼拜。(见图三)俗世的常人会看作奇事吧，他却信为真实，只是我就听他绘影绘声地说两次。今春的同行，所见没有天池，可是有小型沙漠，停车看看，吾从众，选个高处坐下，他却仰面躺倒，头半入沙，口出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没问他的所感，也许是王昭君在空中向他招手吧？(见图四)与他相比，我的所得就太少了，不能不感到遗憾加惭愧。再



图一：张中行先生



图二：张中行先生与编者赴内蒙，在首都机场留影

说另一宗，是热爱故旧，有求共长驻的愿望，并化为行动。游西欧，访名人故居，捡碎石块之类是这种情意的一种表现，上一篇已经说过。这一次共食息一周是亲见，可记的很多，只说两件。一件是由出发起，就用八开白纸片，横放，由右向左，或写或画，记一日或一个场面的经历，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一张纸满了，学敦煌写经，一张一张往下续。以第一天为例，还写兼画记了我上飞机前吃他带的饼干。记得只是一两天，纸片与纸片粘连，已经有一两米长，让我题引首，我题为“清明西行记”。他每天早起晚睡，伏案在纸片上写画，停笔后就招呼我去看，一面说：“都留下了。”（见图五）霎时我笑他痴，但一转念就变为叹我想得不少而做得很少。我也常常慨叹“逝者如斯”，可是说过也就罢了，张守义先生不然，是想办法，用大力，把逝者留下。写至此，想到另一件，是中午到个草原风味的小馆吃手抓羊肉，吃将完，他选一块扇面形的肋骨，让服务人员刷洗干净，拿出笔，请在场的人都在骨上签名，包括服务的蒙族姑娘。签完，他用纸包起来，很得意，嘴里嘟囔：“多好！都留下了。”

还想往下写，忽然如受棒喝：“你这是为《老油灯》写序文，下笔千言，还没说及油灯，虽说文无定法，也没有这样无定的吧？”想了想，我这个像是大而无当的帽子其实不只是有用，而且是有大用，因为，如果不了解张守义先生的为人，从而不能确信向天池跪拜、保留签名肋骨为



图三：编者在长白山朝拜诗圣但丁



图四：编者在内蒙

精神生活的高妙境界，你就会甚至视搜集、保存老油灯为可笑。在这件事情上，我敢狂妄一次，自夸为解人，因为我的书橱里也有老油灯，早到汉，晚到清，中有宋，都是好古敏求的朋友送的。为什么要受此类说厚就厚，说薄就薄的礼品？当然是为发思古之幽情。且说所谓思古之幽情也可分高下，比如同是卧在蜗居的书橱里，还有个商代的矛，所引来的幽情就与老油灯大异。由矛就必致想到战争和杀戮，也就不免有血腥气。老油灯呢，先引来的是寂静的夜，继引来的是手了读书，淑女刺绣，或扩而大之，有朋自远方来，挑灯夜话，直到“今宵剩把银钗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就也产生气，是香和雅，还要加上迷离。

如此一转，就可以述说张守义先生的老油灯了。这是他由北京城东北迁到城东南的方庄高级住宅区以后的事，那里离天字第一号的旧货市场潘家园(双休日开市)很近，他当然要去访旧。(见图六)没有歌德踩过的石块，估计他会相信，必有曹雪芹用过的笔筒甚至顾太清用过的镜奁，于是他买，带回不少门内汉看作废物的“宝贝”。据他说，是画西方文学作品的插图，其中有往昔的灯，他的汲古兴趣一下子集中到老油灯。如一切家常用具，老油灯也有高级的，至高可以到长信宫灯，但这类高档次的世间稀有，仅存的一点点几乎都安坐在博物馆里。市面可见、常见的是民用的，绝大部分朴而少华，玩古董的不重视(见图七)这就带来两种优越性，一是价不高，二



图五：张中行先生为编者赴内蒙日记题诗
“行车寻碧草，止步卧黄沙”



图六：北京潘家园民间文物市场

是伪品少。张守义先生就利用这样的优越性，放开手搜集。地点也放开，四海之内，足迹所至，都找门路，买一语云，物聚于所好。是三四年前吧，我到他的方家寓所，他说已经集了五十多，今春同游时问他，已经超过五百。如上所述，我也是拜灯主义者，就跟他说，如果找个地方，依时代排列(先请门内汉协助鉴定)，开个展览会，吸引一些同道来观赏，发同样的思古之幽情，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事吧？他说是这样，当徐图之。

不知道他这个“徐”会徐到什么时候，我则事不关己，早置诸脑后了。想不到几天前他来了电话，说决定由存灯中选一部分，影印成册，给有同好的人看看，计划新年后出版，希望我写个序，几百字就成。我恍然大悟，他舍展览而取影印，推想仍是希望故旧长存吧？这就大好。很想再说几句如此这般的伟大意义，一想，已经写了几个几百字，吹捧事小，抗命事大，还是就此住笔，等着看历代曾照各种面容的老油灯吧。

1999年10月19日于也有老油灯之斋



图七：民间灯具——手指灯

灯

张中行

日常用具之中，灯与夜为伴，所以就会带来一些神秘，也就富有诗意。这是粗说；细说呢，就会遇见不少缠夹，比如灯是照明的，可是欣赏神秘，欣赏诗，现时100瓦的电灯泡就不如昔日的挑灯夜话或烛影摇红。何以会有兴趣说这些呢？是目前为一本书的封面，往左安门外方庄访张守义先生。上九楼，入座，守义先生不改旧家风，言和行毫无规划，灵机碰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拿起一本他设计封面的西洋文学书，让看封面。封面主体是人像，左上角却有个三支火苗的灯。接着由西方的灯就讲到本土的灯，说：“就因为画这个灯，我想搜集中国旧时代的灯，勤逛旧货摊，已经买了五十多。”说到此，以为我们必有兴趣看，就到书柜，抽屉等处找。居然就找来十几个，都摆在桌面上。我就真有了兴趣，因为其中一个两节白瓷的，我看像是宋代的，使我想到



张中行先生在编者家中



张中行先生与编者在内蒙古

晏小山词“今宵剩把银钗照”。其后由银钗就想到许多与灯有关的旧事，也就犯了老病，有些感伤。语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索性就说说吧。

还有乾嘉学派的病，先说说灯和烛的关系。不忘新风，先要查出身。烛靠前，早期是点火把，其后（也许早到秦汉吧）用凝固油质中间夹捻，油质多为蜡，所以也称为蜡烛。烛有优越性，是可以在上面玩花样（如范为龙凤之形），美观，而且方便，用不着陆续加油。但美观、方便就成本高，所以小家小户就宁可用灯，办法是用个浅碗，加油，碗边放个能吸油的捻，燃伸到碗边外的一端，发出细长而圆的火苗，也可以照明。也就因为在照明这一点上，灯和烛相通，又灯更常用，所以较少的时候灯和烛可以通用，更多的时候通称为灯，如掌灯时分，上元观灯等。这样，灯就实和名都吞并了烛，本篇也就只好走趋炎附势的路，说灯而有时所指是烛。

说灯，可以从功利主义出发，那就应该说，我现在用的电灯，比我母亲自己过日子时候用的煤油灯好，我母亲用的煤油灯，比我祖母年轻时候用的黑油棉花捻灯好。抛开功利主义，或换为另一种功利主义，所求不是亮堂堂，而是闭目想象“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情况，与昔日的灯比，现代的还能占上风吗？人生就是这样复杂，至少是有些人，向夫人请假后出门，想坐的不是奔驰，而是驴背。照明亦然，至少是有些时候，有些境地，手把银钗照，就会比在亮如白昼的大厅中面面相觑更有意思。



张中行先生观赏老油灯

而说起有意思，先进人物必认为同样有阶级性。我不知道我这连旧灯也不能舍的人应该划入什么阶级，只好躲开阶级性，只说时间性。时间，可以是众人的，那就至晚也要由周口店说起，他们也“夜阑更秉烛”吗？还是以不为古人担忧为好，只说我个人的。就用灯的情况说，我幼年中间人物。很小时候，大概用过上无罩的油灯吧？因为分明记得，家里有土名为“油壶”的灯，高半尺多，上为小孩拳头大的盛油的壶，口上有盖，盖中间有小孔，可穿过灯捻，下部为圆柱，是把手。记得质料是缸一类，烧棉花籽油。捻直立居中，是改进型，但点着，仍是火光荧荧，与文献中常提到的“青灯”不异。总是皇清逊位的前后吧，用洋铁桶装的美孚牌煤油传入，与之相伴，市上出现了玻璃制的煤油灯。分上下两节。下节如上面说的油壶，把手之上有装煤油的扁圆油壶；盖改良，为金属制，穿过扁形捻，捻外有上部开口的罩，总名灯口。上节是个玻璃罩，圆形，靠下胀为大肚，为便于散光，再上为长圆筒，作用为吸气助燃，总名灯泡，所以灯也名为泡子灯。分大中小三种，富户讲排场的用大号，当时看，堂上烛燃，就真有亮如白昼的感觉。一般人家大多是一再沉吟之后才买个小号的，但与过去的青灯比，就如连升三级了。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之下，冬夜，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土炕上，祖父身旁，听祖父讲黄鼠狼的故事。祖父大概识字很少，不能读《聊斋志异》，也就不能讲鬼狐的故事。如果能讲，至少我现在想，就不如起用那个已经退休的油壶。比如讲连琐在墙外吟诵“元夜凄风却倒吹”诗句，青灯之火欲明欲灭，鬼影才能若有若无，过于亮就不成了。

有关灯的记忆，最鲜明也就常常怀念的是在室外，名为灯，实际是点蜡烛。主要是三个节日，上元、中元和除夕。上元观灯，顾名思义，是在灯上做文章，求美，求花样新奇，求多，求光亮，直到用谜语的形式炫才争胜。我们家乡落后，财力、学力都不够，于是迁就自己的条件，改看灯为看会，也用灯，因为会的活动是在夜里。会有多种，如中幡、高跷、小车等等。一个镇或一个村，会只有一种，表演则集中在某日（上元或上元前）的某一村镇。灯用灯笼，即中心点蜡烛，外围有纸罩的一种。分豪华与普通两种形式：豪华的体大，罩作圆球形，纸或用彩色；普通的罩为圆柱形，糊白纸。上元夜，黄昏时出会。多种会依惯例排次序，如中幡总是排第一。表演是挨家挨户访问式，即到每一户门外表演一阵。住户要表示欢迎，门前张灯，设长桌，上陈茶点，女眷立在桌后看（不尾随看）。男性喜欢某一种会，可以尾随看。会多，人多，举目，远近都是灯火，表示人都在欢悦中，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如张宗子在《陶庵梦忆》中所说：“止可

看‘看七月半之人’。”这看会之人中的女眷，尤其大家大户的，不是上元夜，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其时我还没读过“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目中更没有这样一个“约黄昏后”的人，所以就只能尾随某一种会之后，少看会而多看会之人。也曾如游普救寺的张君瑞，唱“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吗？像是不曾有这样程度深的。浅的呢？记得昔年填歪词，写更早的昔年，曾有句云：“记得上元曾相见，街巷喧阗，灯下桃花面。”这是“见”，如果前行发展为“可欲”，也会心乱吧？总是都随着“过去”过去了。但要感谢灯，还给我保留这一点春光痕迹。

再说中元，旧历七月十五日，夜晚的放河灯。这个节来历不明，或不单纯，道教说是道教的，佛教说是佛教的。道观用什么仪式纪念，不清楚。佛寺的仪式名盂兰盆会，盂兰为梵语译音，救苦之义，用这样的盆装食品，施舍，可以使饿鬼得救。我当年住在广化寺旁，见这一天还糊大法船，入夜诵经，把船烧了。我们家乡是既不念经，又不施食，而是放河灯。村东北角有个水塘，水不浅，入夜，由几个通水性的壮年男子下去，把用半个打瓜（比西瓜小的一种圆形瓜，皮厚）皮，内插蜡烛做的灯送到水面上。灯多，放完，上百的灯火在水面上摇动，未必好看，却很新奇。家乡人没有考证癖，没有人问这是想干什么。但也觉得大概与鬼魂有关，总是对死去的人有什么好处吧。其时我还相信有所谓阴间，于是飘摇于水面上的灯火就使我想到现世背后的神秘，有些怕，也有些凄凉。

最后说除夕，灯，最多，与我们最亲近，是这一个月夜。由几天之前就要准备，泡子灯，缺什么零件，以及煤油、蜡烛都要买齐；由装用具的屋子里找出若干灯笼，要打扫干净，糊纸。到除夕的黄昏时分，依旧俗的规定，住人的屋子都要点上泡子灯，不住人的挂灯笼。室外，院内立高竿，顶上悬灯笼，并说明用意，是“吉星高照”。大门外，自己家的灯笼挂在门口，公用的灯笼挂在横于街道的粗绳上（一条绳挂四五个，每隔二三十米有一条绳）。这样，入夜，室内室外，就成为遍地是灯。最亲近的是走到室外，走上街头，自己手里有的用尺余小木棍挑着的灯笼。上街头做什么？同三五个伴侣（没有女孩子）去游荡，放鞭炮，间或比谁扔得最高，声音最响亮。走到街尽头最有意思，回身看街道，灯火如繁星，低头看，自己手里还有一个，灯像是既送来繁华，又送来温暖。手提灯笼，成群结队，还可以到邻居家里，登堂入室，看看这，看看那，连主人也表示高兴。就是这样，除夕前半夜的几个小时，灯就使熟悉的家常变为身心都可以放开的梦

境。

且夫梦，如庄周，惯于作逍遥之游，也是难得维持长久的，于是我就别了油壶之灯，泡子灯之灯，换为通电之灯。随着灯光的加强，昔日的欢娱像是就不再有。仍有夜，就还要以灯为伴，只是它的作用，以文学艺术的宗派为喻，成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比如它可以伴我读书，寻梦境：

日暮酒阑（不用说，早已点灯），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光暗下来），主人留髭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史记·滑稽列传》）

堂上的烛已经灭了，我眼前的电灯却还是白亮白亮的，这是现实主义不容许遐思存在，正如《义山杂纂》所说之“松下喝道”之类，大煞风景了。

新灯不如旧灯，还有比由读书而遐想表现得更为鲜明的。我总角没有闻道，及至华年已去，还是望道而未之见，因而斗室面壁，就常常有“旧雨来，今雨不来”的悲哀。如新风之大批判，这今雨不来的悲哀也可以升级，于是有那么一个夜晚，旧记忆引来新愁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对应之道，现代化是服安眠药，我不能现代，又不能学习净土宗优婆夷之手数念珠，口宣佛号，只好仍是秀才人情，伏枕拼凑平平仄仄平平。居然就凑成一首，诗云：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有约思张范（后汉张劭、范式为生死之交，不爽约），忘情愧老庄。生涯千白简（纠弹之文），事业一黄粱。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

“摇红”是烛，所以真就能够陪着人落泪，电灯就没有这样的本领。我伏枕拼凑，写蜡烛，陪同落泪之情，枕上高悬的却是电灯，逝者如斯，真是太遗憾了。

有遗憾最好能够补偿。换为祖先用的蜡烛或油灯吗？千难万难。也就只好暂时逃离现实，到“幻想”的领域里想想办法。而一想就想出一个，是买个昔年的灯，最好是宋代白瓷的，放在案头。“今宵剩（尽管）把（持）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事是不会有，无妨乞援于佛家的境由心造，星宵月夕，独坐斗室，身静心不静之时，念远无着落，就可以移近，目注这盏银缸，想象远人竟至近了，于是默诵晏小山这两句，也许此情此景，片时间真就疑为“梦中”了吧？梦，有如《枕中记》的卢生，真的玉堂金紫难能，只好退一步，满足于仙枕上的繁华，是可怜的。但与毕竟空相比，感觉为有或想象为有终归是有所得，这所得，也总是灯之所赐吧。



淘灯人张守义在贵州苗乡跳灯舞



贵州侗族歌舞灯

耍灯龙（侗族民歌）

青龙头上三点青，
八十婆婆来看灯，
行商的人来看灯，
十八姑婆来看灯，
年场转转来看灯，
龙来恭贺众寨邻。
头发白了又转青，
殷殷如意家业兴，
鞋脚麻亮手艺精，
易养成人人聪明。
八十公公来看灯，
秀农的人来看灯，
读书的人来看灯，
十八后生来看灯，
众寨兴旺人安宁。
牙齿落了又转生，
风调雨顺五谷登，
北京赶考第一名，
犁田种地好收成，
今日龙来贺过后，



编者在广西壮寨跳油
灯舞。



编者在广西壮寨淘灯。



战国·秦汉·晋





对蜡诗

龙沙雁塞甲应寒。
天山月没客衣单。
灯前指衣疑不亮。
月下穿针觉更难。
刺取灯花持桂烛。
还却灯檠下烛盘。

唐·岑参

铜行灯(战国)



龟形陶灯(三国)



单盘铁灯(汉)

连枝树形铁灯(战国)



乌栖曲

织成屏风银屈膝，
朱唇玉面灯前出。
相看气色望君怜，
谁能含羞不自前。

唐崔颢·《乌栖曲》